試以漢代音樂文獻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音樂史

——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論叢(一)

／陳萬鼐



一、引言

本稿似具有下列各項「差強人意」之處，特作自我介紹於下：

一、山東沂南漢墓出土樂舞百戲畫像石，從前已有人將其分爲十九幅圖版，用漢、晉間記載，作重點「考證」，行之已久。本稿係根據各圖版內含重新整合爲：(一)「角抵百戲」；(二)「黃門鼓吹」；(三)「魚龍曼延」；(四)「鼓吹車」等四大體系，逐項敍述，擬達到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愼人之所輕，忽人之所謹（清章學誠治學語萃）的目的。

二、本稿對於畫像中人物、事物，均經極仔細觀察，未嘗無新「觀點」發現，如「龍戲」中有一伎師，其右胳臂上有一隻外來的左手，這是否象徵是當時「幻術」（魔術）？有待證實。

三、畫像中人物服飾，均經參考正史「輿服志」及近人所著「中國古代服飾史」等專書，詳加認定，如「飛劍跳丸」伎師，所穿的「合襠長式褲」，類似「犢鼻裙」，但有差別；「雀戲」中有一伎師，其服飾不同於漢制，卻是外國來的「小丑服」，特指出此類問題，以供專家參考。

四、畫像中各種漢代音樂、百戲表演節目，均經徵錄文獻資料，予以重新定位，如舊說「戲車」，實是「鼓吹車」，兩者係不同之物，但混淆已久；「魚龍曼延」是「幻術」（魔術）——現代魔術師表

演「古彩戲法」中的「鯉魚化龍」，就是承襲漢代幻術演進而來，這都是比較肯定新穎的看法。

五、本稿雖以沂南漢墓出土樂舞百戲畫像爲研究對象，而特蒐集各種與主題畫像相關的圖版，繁徵博引，彙爲論叢，以增廣讀者見聞及欣賞領域。本稿所採輯漢畫像圖版，極其精彩，但可能因原畫像面積甚大，發刊時製版縮小，以致難於辨識，本稿均用心處理，應算是最清晰的，細心審視，其趣味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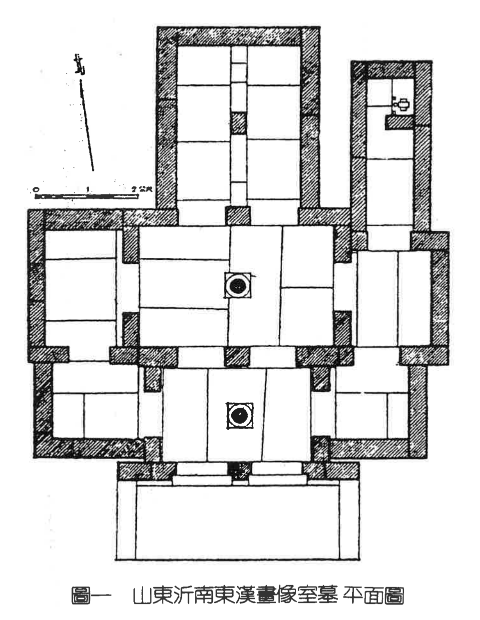
六、本稿「餘論」四點，是我多年研究漢代文學、歷史、音樂與藝術的一丁點心得，權充「野人獻曝」，言之亦頗慚愧！

本稿雖意圖達到相當水準，可是心餘力絀，尚待讀者批評指教，以便努力修省改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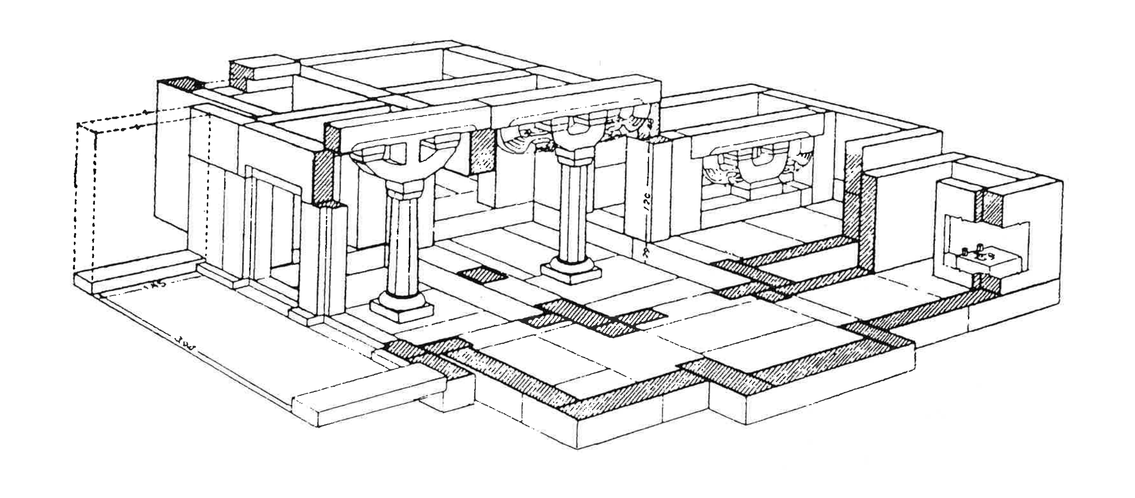
二、沂南漢墓及樂舞百戲畫像石

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五月間，山東省沂南縣西八里北寨村，清理了一座漢墓。村西瀕臨汶河，東有石山；當地居民仍有以採此山石頭爲業者，該墓建材均取自此山。山石有石灰岩、礫岩、砂岩等數種。該墓由漢迄今約二千年之久，墓室自然露出地表，早已遭盜掘、破壞，清理時僅存小件文物幾種而已，但墓室建築雖有殘損，而大部分保存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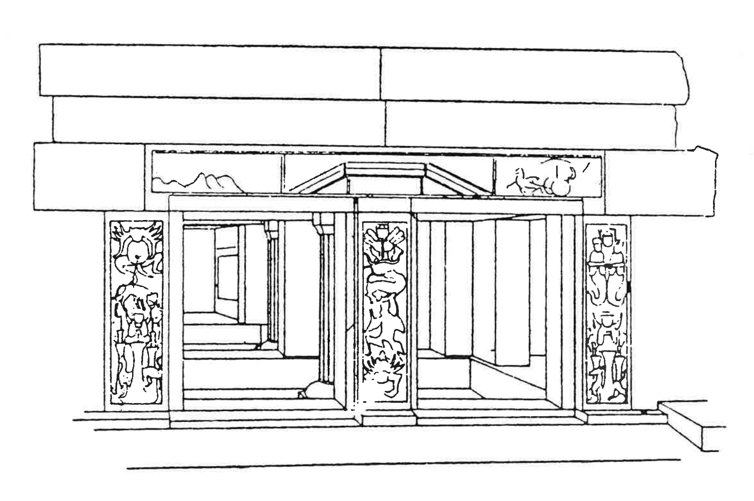
此墓東西寬七．五公尺，南北長八．七公尺，最高空間二．四五公尺，墓前有舖地磚。墓室分前、中、後三個主室，前室與中室各有左、右側室，在中右側室可以通往與後室平行而不相通的後側室，此室與後室應爲墓葬主夫婦合塚停柩之所。最東北角還有小廁所一間。全墓共有八室，可能是按照漢朝當年家庭格局營造而成（圖一、二）。墓室除了建築部分所具建築學史之價值，及史蹟價值外，尤其墓門（圖三）、室壁、柱、礎、斗栱、門額、枋子，都鐫刊著非常精緻的各種雕飾，爲漢代畫像石藝術價值的翹楚。其中室東面的橫額，雕刻漢代樂舞百戲畫像，其完整性，爲後來出土漢畫像所能超軼者，早已蜚聲於中外藝壇。



圖一　山東沂南東漢畫像室墓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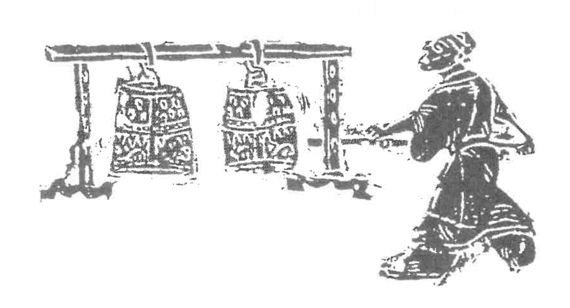


圖二　沂南漢墓結構透視圖



圖三　沂南漢墓墓門透視圖

此墓的三個主室重要建築處，由五十五塊繪有圖像，面積達數十平方公尺的畫像石構成。畫像技法是用不同深淺的淺浮雕表達；在淺浮雕上，又用細線在畫面作陰刻紋的雕法。然後在畫像已刻出的輪廓，將周邊石地剔除，最深者有一公分左右，使得平凹對比增強，畫像的形像，都顯得非常突出，因陰刻紋甚深，極富於立體



感。這種陰刻紋線條粗細一致，是漢代石刻中，較爲進步的手法。墓中畫像的構圖：對於物體的形像，多採側面式，而面向左側，有的同向一個方向延續、有的向中心主體集中，有的平列分散，整個畫面雖然是個別形像組成，但它們並不是孤立的，而富有其連環性與故事性，頗能使觀衆很清楚領略到畫面所要展示的意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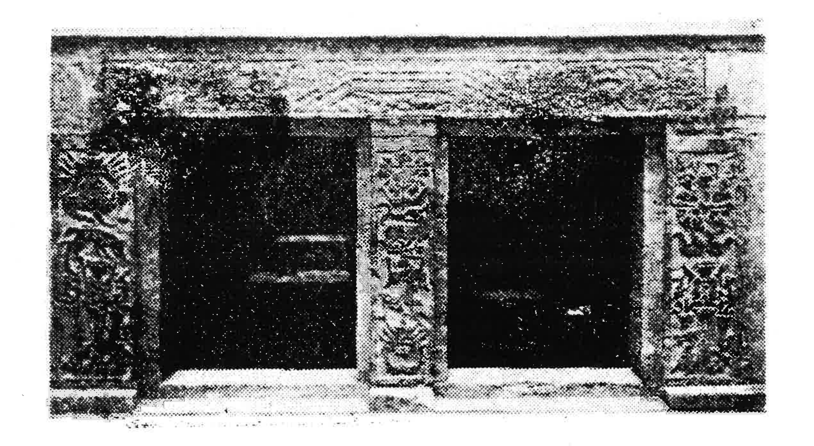
墓室畫像，可以分成三類：

一、神話類：神話是人類腦海中的一種抽象幻覺，但通過藝術家的巧思及藝術手段，可將其具體呈現出來，成爲非常優美而似乎是眞實的事物。如墓門的東柱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像，還手持矩尺與圓規（圖四），表示原始人類征服大自然的情結。

二、故事類：人類崇敬歷代偉人的豐功偉烈，有一種見賢思齊、崇功報德的思想，常常假藉這種故事，砥礪自己進德修業。如墓中室南面刻齊桓公釋衛姬的故事，這本事見於漢劉向〔烈女傳‧賢明〕「衛姬」傳，可以說是給墓葬女主人的箴戒。

三、生活類：當時人類的社會生活情形，與禮儀制度，在畫像石上皆有表現，「樂舞百戲」就是此類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所研究墓室的中室東面橫額的畫像，一般人稱之爲「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圖」，簡稱「沂南漢墓畫像石樂舞圖」；更有稱「沂南漢墓角抵百戲」：因爲廣義的「角抵」是包括競技、雜耍、幻術、滑稽、音樂、舞蹈等各種遊藝的大串演，如〔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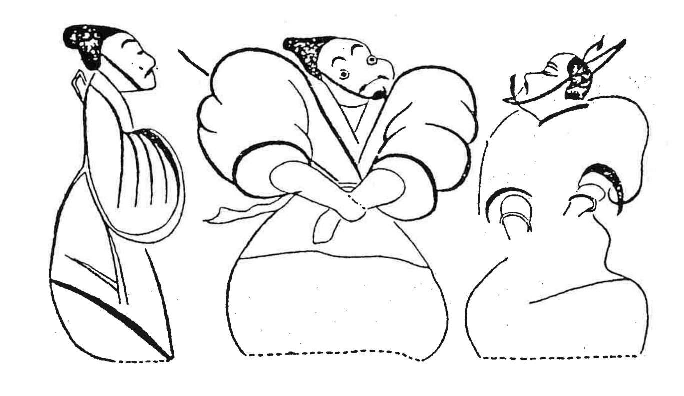


圖四　沂南漢墓墓門石刻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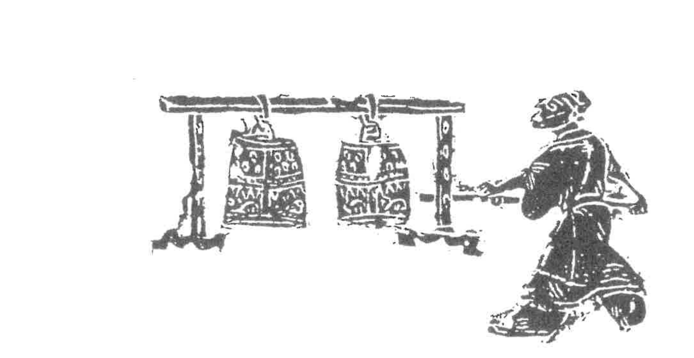
（西元前一〇八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註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又「張騫傳」：「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眩」就是漢朝人的「幻」字，由外國傳入的魔術，更使角抵戲錦上添花。由此可見，廣義的角抵就是「百戲」，狹義的角抵，才是兩位大力士在臺上角力摔交（圖五）。

茲將「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清理報告，有關於「樂舞百戲」畫像部分鈔錄於下（註一）：

「第一組是馬戲與擊鼓的表演。玩馬戲的，有一個女人，雙手據在正在奔騰的帶鞍的馬背上，兩足騰空，右手中還持一戟。其後面一人在玩弄一種帶流蘇的，有長而軟的柄的東西，這種東西現在北方的人叫『繩鞭』。其前面有一女人，站在奔騰的馬背上，一手玩弄一個長的繩鞭。擊鼓的，有一架三馬拉著的大鼓車，馬正在奔馳，御車的人坐在車箱前面，左手握著六條轡，右手持一條鞭。車箱內立著一高桿，桿中段貫一橫置的大建鼓。箱內坐著四人，前兩人吹排簫，後面右一人舉著雙槌，在打橫在他前面的小鼓，左一人在吹笛。建鼓的上面有帶許多結的流蘇披拂下來，可能爲羽葆。再上有一平板方架，架左右各垂流蘇，板上有一小女孩子，兩手據板上，兩足朝天，在翻騰著。車箱內前部復豎一帶流蘇的幢，上有方柄，比中間方板更高，大約那小女孩子可以從那塊板上跳到這塊板上。這鼓車的後面，有三個人立著，前面放三個鼓，三人左手各執長槌，可能是打鼓用的（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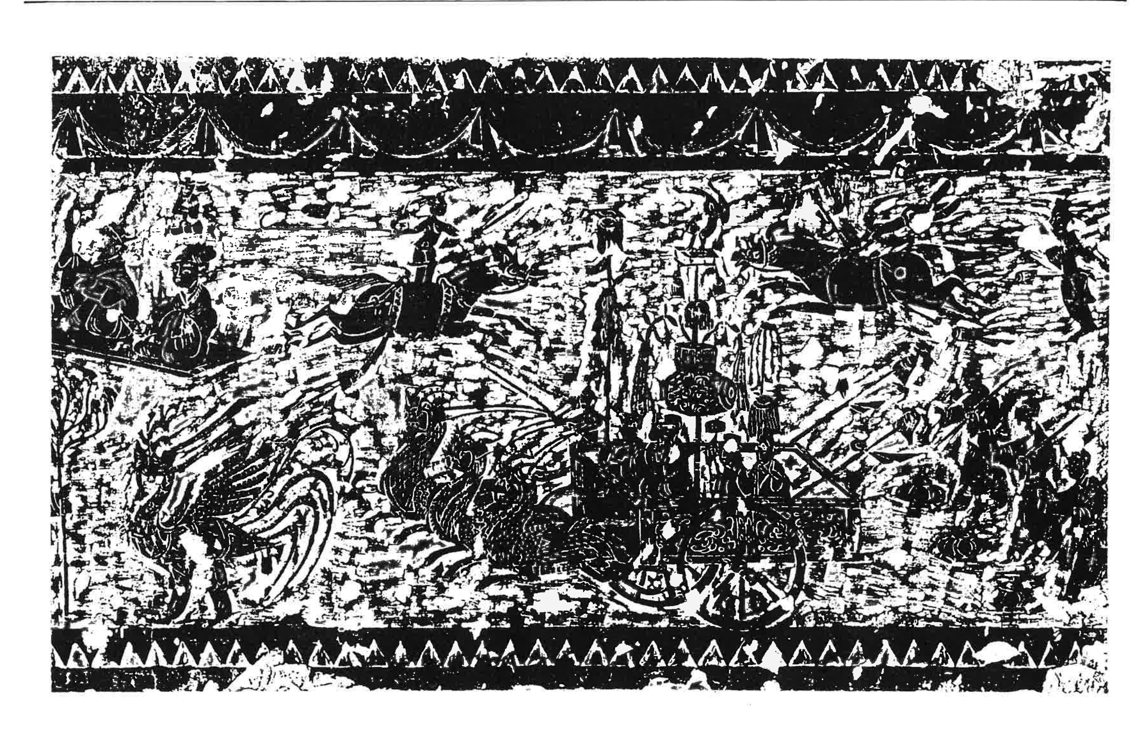


圖五　山東臨沂金雀山西漢墓出土帛畫角抵摹本



「第二組是魚龍曼衍之戲。首先是三個人，坐在長席上，右一人在吹笛，中一人在打拍，左一人端坐著。下面一人裝成一個鳳鳥，前有一人手裡持著一株枝葉扶疏的樹，在向這鳳鳥玩弄著。左上一人戴著獸面，裝成獸的形狀立著，左手拿著蛇狀的東西，右手帶著便面（扇子——鼐註），前面有人對著他，雙手據地，雙足朝上，在翻筋斗。下面有一大魚，魚右旁立著一人，左旁有一人半跪著，用右肩肩著魚，三人右手都舉著搖鼓在搖。魚的前面有一背上馱著瓶子的龍（可能是馬裝成的——原註），一女人站在瓶口上，手持帶著流蘇的長竿在玩弄。龍前後各有一人，左手拿著短挺，右手舉著搖鼓在搖。這龍戲的上面有繩技，三個小女孩子在走繩，中間的一個兩手據繩上，兩足朝天，繩下面還插著四把尖刀子（圖七）。

「第三組是樂隊。上面一人在擊磬，一人在撞鐘，一人舞動雙槌在擊帶羽葆的建鼓。下面有三排奏樂的人，均坐在長席上。後排四人，最右一人在彈琴，次一人在吹塤，再次一人在坐著，最左一人在吹葫蘆笙。中排五人，最右一人在打一個小鼓，中間三人吹排簫，最左一人也在吹奏著塤。前排五人，是女樂，最右一人手裡持著短棍在指揮，其餘四人前面放著四個鼓，中間三人以右手指按鼓，作敲打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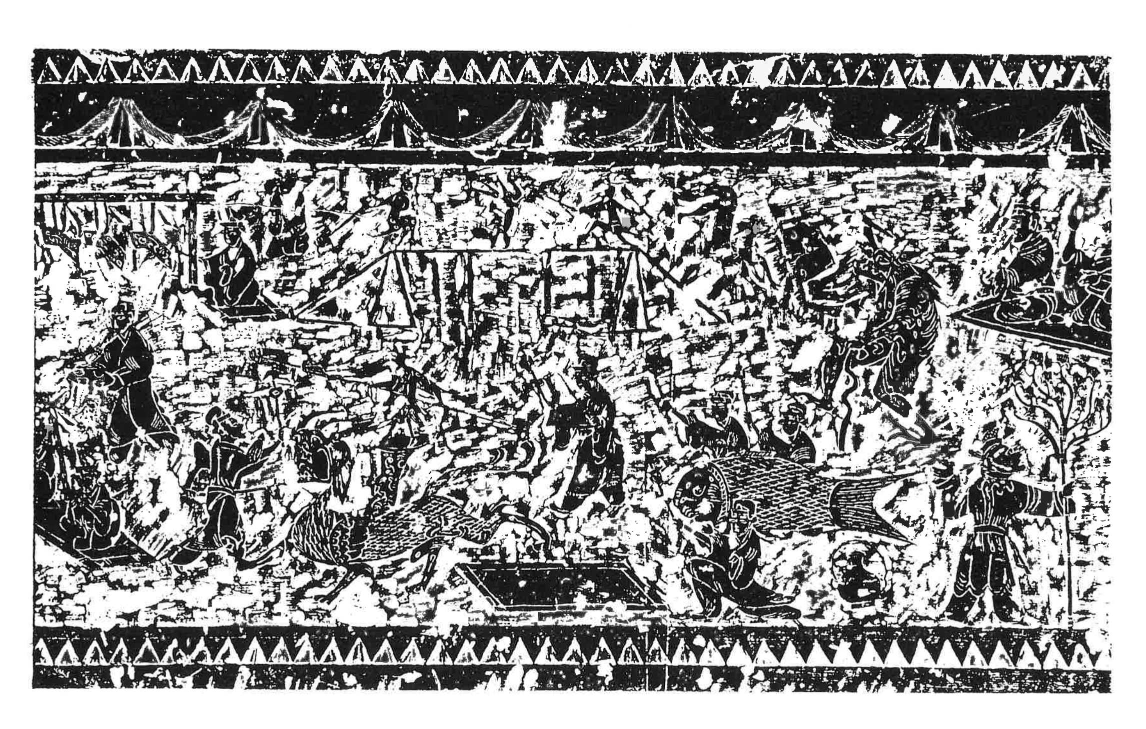
圖六　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石(一)
（中室東面石刻右方）

「第四組是雜技。首先一人額上頂著一根十字形的長竿，竿上橫木的兩端有兩個小女孩子在翻轉著，竿的頂端有一圓盤，一個小女孩子用腹部靠在盤上旋轉。這戴竿的人赤著上身，兩足作走的姿勢，腳下有七個圓形覆盤，可能和這種遊戲有關。這戴竿的人的後面，有一長鬚赤身的人，手裡玩著四把刀。其下有人，手裡舞著兩個長條的東西，上有五個圓球。這些一個緊接一個精彩節目，都雕刻得非常生動。可以看出古代的藝術家們，在表現物體動態的形像上，有著巨大的成就。同時又說明了我國的雜技表演，已經具有很悠久的歷史，而內容豐富，還可以為我們今日『推陳出新』的取材。」（圖八）

以上為沂南古墓樂舞百戲畫像石出土，與世人見面的原始報告，它是未經過任何考證與修飾，直覺性的敍述與段落劃分，還有許多明顯的誤解，其最特別是將圖像從右向左描述，這種完全沒有預設立場的文字，樸實無華，值得重視。

三、樂舞百戲畫像石初步定位

一九五六年曾有一本「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註二）專書，其「三、關於樂舞百戲圖的考證」，經過作者一番考述，已達到學術應具的水準。此書將樂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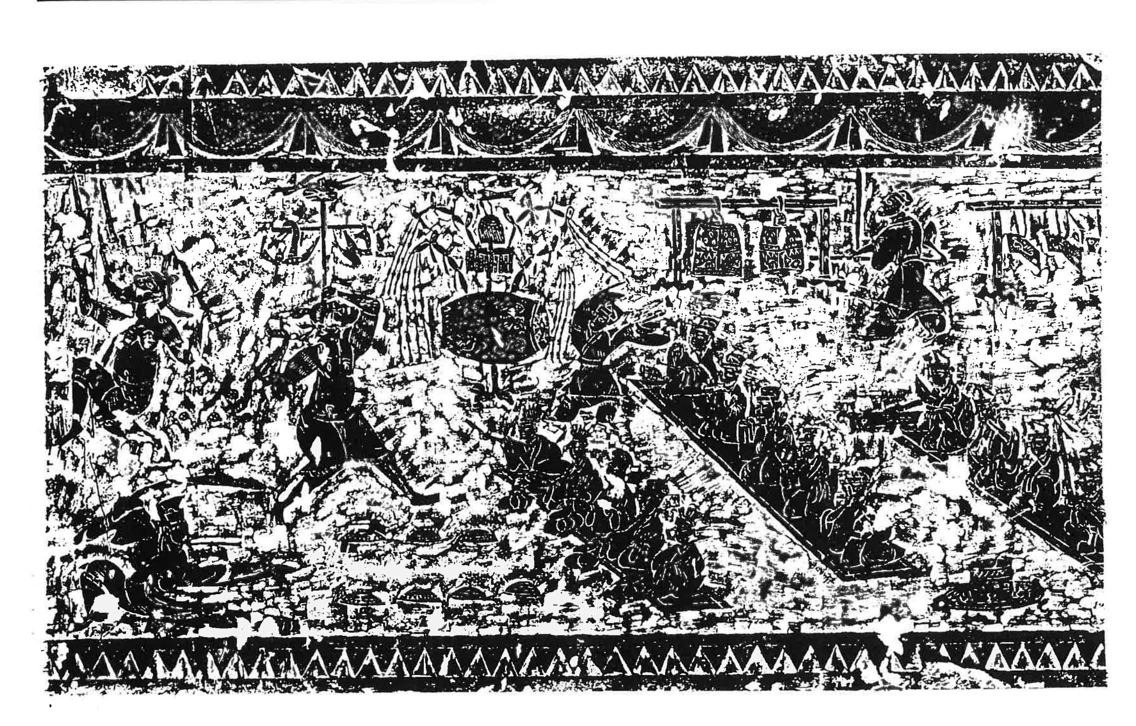


圖七　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石(二)
（中室東面石刻中央）

百戲畫像的人物，分別製成十九幅與原石大小的圖版，並視圖像內容情節，由左向右分別排定前後秩序，每圖版訂一標題，然後述敍圖版的故事在文獻中見到資料的大略。

此書圖號與標題：(一)「圖版八二飛劍跳丸」；(二)「圖版八三七盤舞」；(三)「圖版八四戴竿之戲」；(四)「圖版八五擊鼓的女樂」；(五)「圖版八六吹排簫的樂人」；(六)「圖版八七管弦樂」；(七)「圖版八八伐鼓」；(八)「圖版八九撞鐘」；(九)「圖版九〇擊磬」；(十)「圖版九一繩技」；(十一)「圖版九二魚戲」；(十二)「圖版九三龍戲」；(十三)「圖版九四豹戲」；(十四)「圖版九五雀戲」；(十五)「圖版九六騎術」；(十六)「圖版九七騎術」；(十七)「圖版九八戲車」；(十八)「圖版九九樂人」；(十九)「圖版一〇〇擊鼓的樂人」等共計十九幅，本稿為尊重學術「先尊後卑」傳統（如張大千所編敦煌莫高窟窟號，後人沿用不改），及讀者查考方便，不另編目號，藉免繁贖。卻感覺上述各圖版標題，也覺得並非完全雅馴與正確。

這畫像石的全圖，是音樂、舞蹈、雜技、馬戲、魔術等綜合藝術的演出，其刻畫於墓室中的目的，無非告慰亡靈在冥中受用、托化昇天。自從此墓畫像出土後，近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各省縣市，陸續發



圖八　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石(三)
（中室東面石刻左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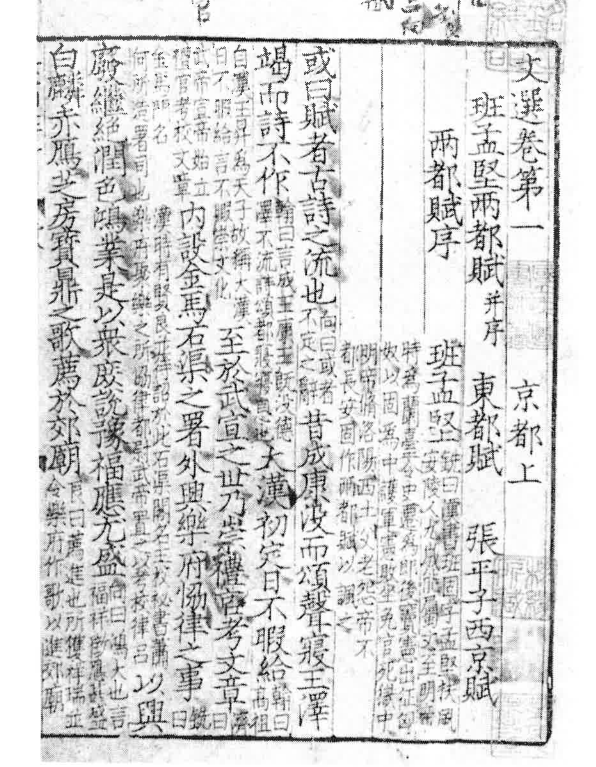
現的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不僅使我們對於漢代雜技藝術，有了周詳的認識，而且還印證了以前閱讀漢代文獻資料，如東漢張衡「西京賦」舖敘漢代遊藝，是如此眞實無虛誕。

四、漢賦中角抵百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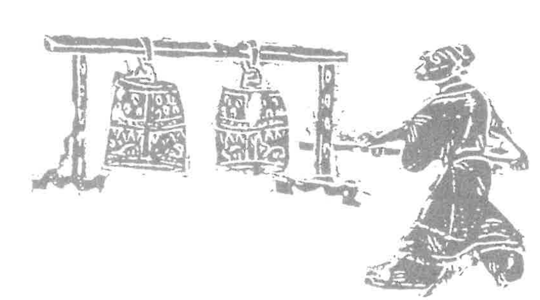
「漢賦」在中國韻文學體系中，居承先啓後的地位，它是「詩經」雅頌的流亞，亦似「楚辭」而擴大了領域，成爲陳理敍事，辭藻豐華，極其恢弘自由唯美寫實的韻文。

東漢張衡「西京賦」（見「昭明文選」卷二）（圖九）所描寫西漢時期國家雜技團表演盛況：

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奢靡（言漢武帝至上林苑欣賞雜技節目）。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廣義的指雜技百戲）。烏獲扛鼎（大力士表演舉重）。都盧尋橦（爬桿子功）。衝狹鷰濯（穿刀門），胸突銛鋒（氣功）。跳丸劍之揮霍（抛劍跳球），走索上而相逢（踩繩子）。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章，朱實離離（由人裝扮的神仙及動物在這美麗原野，展開歡樂的歌舞），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箎。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洪崖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各種化粧表演）。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雷，霹靂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一曲未終，場面上飛起瑞雪，接著響起天雷；這是機關、佈景、道具製造出來的「效果」）。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魔術戲法開始了）。神山崔巍，倏從背見（背後突然出現了仙山）。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各種動物追


文選卷第一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　東都賦　張平子西京賦
兩都賦序　班孟堅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

圖九　漢　張衡　「西京賦」書影　〔文選〕宋刻本



逐起來）。怪獸陸梁，大雀踆踆（袋鼠與駝鳥相繼登場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大象帶著小象）。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大魚變化成龍的形像）。舍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舍利瑞獸變成了一輛四匹鹿挽著美麗華蓋的「仙人花車」；「仙人車」是漢代百戲中節目之一，車子上有仙子歌唱跳舞）。蟾蜍與龜，水人弄蛇（水族表演）。奇幻倏忽，易貌分形（魔術師表演「變臉」與「人體大解八塊」）。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吞刀吐火，雲霧茫然）。畫地成川，流渭通涇（頓時地面水流滾滾）。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這是「黃公刺虎」故事，應是典型的角抵戲，亦稱「白虎伎」）。爾乃建戲車（「圖版九八戲車」並非此物，現河南新野出土兩塊「戲車」畫像磚，才是本賦中所指陳之物），樹修旃，侲童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一個童伎在高竿上翩翻，突然失手掉下來！幸好腳跟鉤住了），譬隕絕而復聯（臉象環生讓人替他捏把冷汗）。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本稿第五節（

乃日垂西陽中曜內光弛銜縱策逸如奔颺　後漢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徒觀平樂之制鬱崔嵬以離婁赫巖巖其崟嶺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累而鱗次承岩嶢之翠樓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陵倉山龜池泱漭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分爾乃大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域造庭四表交會抱珍遠并雜遝歸誼集于春正翫屈奇之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設秘戲連敘逍遙俯仰節以鞀鼓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鳥跱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巴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虬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為耦禽鹿六駮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嵔㠑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　又東觀賦曰敷華實於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歷東厓之敞坐庇蔽芾之甘棠前望雲

圖十　漢　李尤「平樂觀賦」書影〔藝文類聚〕宋刻本

四）「鼓吹車」中對「戲車」有詳細敍述）。於是眾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看完上列節目令人意猶未盡呢）。

此外，還有東漢李尤「平樂觀賦」（見〔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圖十）也有雜技節目的記述：

乃建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珍。……方曲即設，柄戲連敍。逍遙俯仰，節以鞀鼓。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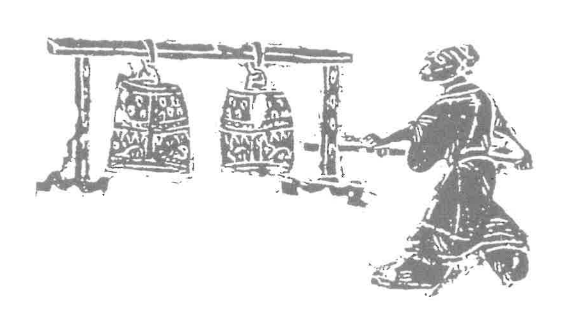
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刀吐火，燕躍烏跱。陵高履索，踴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巴渝隈一，逾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虬。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為耦。禽鹿六駭，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巍峞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

這兩篇漢代辭賦的作者：張衡字平子（西元七八——一三九年），南陽西鄂人，即今河南省新野縣石橋鎮人，新野是漢代「畫像磚的故鄉」，聲聞中外。張衡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又擅機巧，精於天文術數，是漢代大科學家。安帝時拜爲郎中，再遷太史令，永和初年爲河間相。時天下承平，王侯以下莫不踰侈，乃作「兩京賦」以爲諷諫。「西京賦」包羅萬象，賦中鋪敍漢代百戲節目，不厭其詳，留給中國遊藝史上許多珍貴資料。李尤，字伯仁（約五五——約一三五年），廣漢雒人，即今四川省廣漢縣、成都市東北，這個地區也發現不少漢墓畫像石。和帝時，賈逵推重李尤作賦，有司馬相如、揚雄之風，召至東觀，安帝時爲諫議大夫，順帝時遷樂安相。他與張衡同時，年幼於張衡。「平樂觀賦」是專門描寫漢代「平樂館（觀）」雜耍園子的盛況，我們在兩賦中發現有若干共同之處，因爲他們的標的物是相同的，這些遊戲在沂南漢墓畫像十九幅圖版中，得到了印證。使我們覺得用漢代人的文獻，演義漢代歷史故事，加上出土文物資料，就感到相當親切有意義，便不流於空泛而不合於實際了。

漢代雜技百戲外，歌舞節目也是非常可觀的。如漢司馬相如（西元前一七九——前一一七年）「上林賦」（見（漢書．司馬相如傳）及（文選）卷八）（圖十一）其中一段，是描寫漢武帝打獵後，到「樂府」休憩，欣賞歌舞表演的情節，令人有極視聽之娛：

> 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灝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這場音樂演奏會，可能是漢代十分隆重而典型的，它的樂器鐘、鼓都非常的大，應該比沂南畫像石圖像的鐘、鼓更大；



〔三〕師古曰：「蹂若，謂踐蹈也。蹂音人九反。」
〔四〕郭璞曰：「窮極倦𠜂，疲憊也。驚憚讋伏，讋怖不動貌。」師古曰：「𠜂音劇。憚音丁曷反。讋音之涉反。」
〔五〕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何反。」
〔六〕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一〕張樂乎膠葛之寓，〔二〕撞千石之鐘，〔三〕立萬石之虡，〔四〕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五〕奏陶唐氏之舞，〔六〕聽葛天氏之歌，〔七〕千人倡，萬人和，〔八〕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九〕巴俞宋蔡，淮南干遮，〔一〇〕文成顚歌，〔一一〕族居遞奏，金鼓迭起，〔一二〕鏗鎗闛鞈，洞心駭耳。〔一三〕荊吳鄭衞之聲，〔一四〕韶濩武象之樂，〔一五〕陰淫案衍之音，〔一六〕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一七〕俳優侏儒，狄鞮之倡，〔一八〕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一九〕靡曼美色於後。〔二〇〕

〔一〕張揖曰：「臺高上干皓天也。」師古曰：「顥音胡考反。」
〔二〕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三〕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
〔四〕師古曰：「虡，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虡以縣鐘也。」
〔五〕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爲旗上葆也。靈鼉之鼓，以鼉皮爲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
〔六〕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二五六九

圖十一　漢　司馬相如「上林賦」書影　〔漢書〕新校本

合唱團也很雄偉，舞蹈團中有雅舞、俗舞、各少數民族的舞蹈，以及優伶說唱調笑，樣樣俱備，值得注意的，就是沒有提到敲擊樂器的磬演奏。

漢代滑稽家東方朔，曾說過武帝遊樂的情形：「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聚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漢書·東方朔傳〕）看起來也頗相似於「上林賦」「樂府」的表演。漢代音樂也有賦記其事，如馬融的「笛賦」、成公綏的「嘯賦」、傅玄的「舞賦」等等……，紀述音樂、舞踊，其富有的參考價值，不待言喻。

註釋

一、「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華東文物工作隊山東組撰，一九五四年，〔文物參考資料〕，八期，三五—四二頁。

二、〔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曾昭燏等撰，一九五六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筆者僅讀到「三、關於樂舞百戲圖的考證」部分，三四—三九面及圖版十九幅。